

空间的建构与成长的突破：《鬼妈妈》中的超真实探讨

胡 琨 李坤梅

广州南方学院外国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970

【摘要】：作为备受推崇的奇幻文学大师，尼尔·盖曼以其屡获殊荣的作品推动了奇幻文学的发展。本文通过阈限理论、空间理论并结合鲍德里亚的超真实理论，聚焦其作品《鬼妈妈》，讲述一名青春期女孩卡罗琳探索通往危险异世界之门并伴随其成长与自我发现的故事。本研究通过阈限元素和空间隐喻，探讨其空间建构和超真实呈现，作品中的异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交织与相互侵越，表现出一种超现实的混乱和复杂性，凸显卡罗琳在面对异世界时的困境与勇气。作为一个处于边缘状态的个体，卡罗琳穿梭于两个虚拟与现实交错的世界之间，通过这一过程，她不仅实现了个人成长，还在不断质疑和探索的过程中寻找自我完整性。这些空间的模糊与重叠使得《鬼妈妈》成为一部典型的超真实文本，赋予了这部奇幻作品全新的解读深度与意义。

【关键词】：《鬼妈妈》；奇幻文学；阈限；空间；超真实

DOI:10.12417/2982-3846.25.03.019

引言

《鬼妈妈》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奇幻旅程，它巧妙地编织了一个关于勇气、家庭、自我认知与成长的寓言。这是一部聚焦于11岁少女卡罗琳的奇遇故事，她意外发现了一扇通往一个与现实世界惊人相似却又潜藏危机的平行家庭的神秘之门。在这个故事中，卡罗琳的新家，一座被岁月雕刻的老宅，成为了连接两个世界的桥梁。在一次偶然的机下，卡罗琳发现了那扇不起眼的门，门后的世界初看之下如同现实世界的镜像，有着与自家几乎一模一样的布局，却有着更加光鲜亮丽、充满诱惑的外表。那里有一个温柔得近乎完美的“另一个母亲”，以及一系列看似完美的生活场景，这一切都让卡罗琳初次踏入时感到新奇与兴奋。然而，随着故事的深入，卡罗琳逐渐意识到，这个看似完美的世界实则危机四伏。“另一个母亲”及其平行家庭的真正意图，是想永久地将卡罗琳从这个充满爱与真实的世界剥离，将她囚禁于那个虚假却诱人的平行世界之中。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挑战，卡罗琳被迫踏上了一场关于勇气与智慧的考验之旅，她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揭开平行世界的真相，同时克服内心的恐惧与疑惑，最终找到回家的路。卡罗琳倾尽所有智慧和勇气，只为重返现实，与亲人团聚。

作品中，空间的过渡性、角色的模糊性以及卡罗琳所面对的那股令人不安的力量，常常被置于深度心理分析的框架下进行深入剖析。尽管早期的解读已经触及到这些元素所蕴含的边

界，但却未能从更广阔的理论视角对其进行更深入的探讨。本文拟借助鲍德里亚的超真实理论，将《鬼妈妈》置于奇幻文学的广阔语境中进行考量，深入剖析《鬼妈妈》中的空间建构，探讨平行世界的呈现、角色身份的模拟、现实与虚构之间界限的模糊，这些元素共同营造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超真实环境，挑战了读者对真实与幻象的传统认知。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不仅能更好地理解《鬼妈妈》的艺术价值，也能洞察到儿童奇幻文学在探索人类心灵深处复杂情感与认知边界方面的独特贡献。

1 文献综述

早期的批评家，如 Richard Gooding(2008), David Rudd(2008) 和 Karen Coats(2008)，普遍认为卡罗琳在另一个世界中的行为几乎完全符合弗洛伊德的“怪异”理论以及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具体来说，他们认为卡罗琳与异世界中的“另一个母亲”之间的关系以及她在这个陌生世界中的经历，表现出明显的心理学特征，类似于拉康描述的镜像阶段——即个体通过镜像认知自我身份的过程。而弗洛伊德的“怪异”理论则用来解释卡罗琳对异世界的恐惧和陌生感，尤其是在面对一种既熟悉又完全不同的世界时产生的强烈不安。尽管这些早期的分析对理解《鬼妈妈》具有一定的价值，但它们的一个潜在问题是，它们假设卡罗琳的故事具有固定且单一的解读方式。批评家们倾向于使用心理学术语来框定“儿童”和“童年”的概念，试图将

作者简介：胡琨，女，讲师，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推想文学、流行文化。

李坤梅，女，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话语分析、教学研究。

基金项目：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十四五”规划“阅读与教师发展”专项课题“从读者到创作者：生成式人工智能背景下的英语儿童文学教学转型与创新实践”（202513108GD）；广州南方学院2025年度校级科研项目“东南亚华人英文科幻的空间叙事与离散身份建构研究”（2025XK071）。

卡罗琳的行为和成长经历完全用心理分析的框架来解释。这种解读方式忽视了卡罗琳作为一个多维度、复杂角色的成长过程，也忽略了她在面对异世界时的自主选择与内心的变化，而是将她简化为一种心理现象的象征。这种过于简化的解读未能充分挖掘文本中的更深层次的意义，特别是关于身份认同、家庭关系以及成长的主题。

当前，关于《鬼妈妈》的研究大多仍聚焦于心理分析领域。例如，Ahmad Sabri(2019)采用心理分析方法，深入探讨了卡罗琳的家庭关系，对“另一个母亲”的否定以及对她所表现出的攻击性行为。该研究借助弗洛伊德的防御机制理论和鲍尔比的依恋理论，着重剖析了卡罗琳与现实母亲及“另一个母亲”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同样，Prasanana Grace(2018)的研究也融合了弗洛伊德的理论 and 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以此来分析《鬼妈妈》如何吸引并满足儿童与成人双重读者群体的需求。尽管盖曼以儿童为主角，专为儿童创作了《鬼妈妈》，但鉴于其探讨的主题和概念，对双重读者群体的解读成为可能。该研究深入剖析了平行宇宙作为想象世界或替代现实的概念，以及卡罗琳从天真无邪到成熟稳重的成长过程，这些元素对儿童和成人读者均有所触动和关联。此外，另一种视角利用英雄奇幻解读《鬼妈妈》。例如，Tuğçe Alkiş(2021)旨在展示当代儿童奇幻小说如何通过分析《鬼妈妈》，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面对现实生活问题（如自我发现、归属感和个体化过程）的替代方法。该文章认为，奇幻是一种有效的工具，用于解释自我的复杂性和困境，并探讨儿童在成熟过程中追寻自我的旅程。同样，Zvonimir Prtenjača(2019)基于约瑟夫·坎贝尔《千面英雄》(1949)的理论框架重新追溯了《鬼妈妈》的冒险，并最终通过探讨其多个成长阶段来解码卡罗琳的成熟过程。盖曼使用体现在一个小女孩身上的非传统英雄形象，为所有寻找自我的儿童提供了发声机会，帮助他们在各自的环境中找到“自我”。最后，从哥特小说视角研究《鬼妈妈》的文章也不在少数。例如，托雷斯·费尔南德斯(2021)比较了小说《鬼妈妈》(2002)与其动画改编版《卡罗琳》(2009)。书中与电影中的哥特元素共同弱化了对卡罗琳家庭的理想化，同时也反映了她成长过程中的矛盾以及搬到一个完全陌生地方后的应对方式。与此同时，这一分析还强调了一些显著差异，在小说中哥特氛围更多通过语言的描绘、细腻的心理刻画以及逐步揭露的恐怖情节来强化，而动画版则通过视觉符号和音效的处理，如异世界的扭曲景观、黑暗对比强烈的色调以及令人不安的音乐来营造哥特气氛。这种差异使得电影相比小说，它更突出了她在异世界中的孤立与疏离感。

自2008年以来，关于《鬼妈妈》的研究开始陆续发表，尽管这些研究从不同视角展开，但当前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领域：心理分析批评、奇幻批评和哥特批评。然而，这

些早期的解读未能从空间视角理解《鬼妈妈》，因此，本文将通过文本细读方式分析阈限元素和空间隐喻，探讨《鬼妈妈》的空间建构和超真实呈现。

2 理论框架

“阈限”(Liminality)这一概念最初由西方人类学家提出，后逐渐成为文学研究中的热门话题。根据柯林斯词典，“阈限”指的是两个阶段之间的“中间状态”。其词源可追溯至拉丁语中的“limen”，意为“门槛”。这一术语由法国民族学家阿诺德·范·热内普在20世纪初推广开来。他的代表作《The Rites of Passage》(1960)将过渡仪式分为三个阶段：preliminal rites(分离仪式)、liminal rites(过渡仪式)和postliminal(融入仪式)。维克多·特纳在其作品《象征之林》(1967)和《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1969)中进一步细化并扩展了“阈限性”这一概念，使其包含了社会、文化和个体心理现象。特纳将边界期描述为“中间结构阶段”，个体或群体在此阶段脱离了一种社会状态，但尚未进入新的社会状态，也没有随之而来的责任和视角。因此，这些个体处于社会地位的“夹缝之中”。对特纳而言，阈限性是社会状态序列中“两个位置之间过渡的中点”(1974: 237)。

阈限空间是一种无界的神圣空间，处于其中的个体被赋予了神圣的力量——世界的秩序被颠覆或扭曲，混乱被引入以协助个体摆脱有序社会生活的束缚。因此，阈限空间成为同时容纳破坏与创造、生与死的空间。阈限个体(阈限人)具有必然的模糊性。一种身份感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从而带来迷失感，但也为新视角的产生创造了可能性。边界个体的结构性“隐形”具有双重特征：“(过渡性存在)既不是一种事物，也不是另一种事物；或者可能是两者；也可能两者皆非……它们至少是处于所有结构性分类的空间-时间固定点的夹缝之间”(Turner, 1967: 97)。由此可见，“阈限性”这一概念与个体经历的变化、转变和过渡过程密切相关。因此，本文将从边界性的视角进一步探讨卡罗琳在其现实家庭与平行家庭之间的奇幻经历。

Doreen Massey(2005;1994;2018)在其空间理论中强调，空间不仅是一个物理存在，它也是由多重力量交织、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空间不是静止的，而是流动的、不断被赋予意义和重塑的。她认为，空间具有“多重性”(multiplicity)和“动态性”(dynamism)，即不同的元素、力量和事件在空间中并行存在，形成一种非线性的、开放的结构。这种结构不断变化，既受个体行为的影响，也受到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的交织影响。

鲍德里亚认为，当代社会已经用符号和象征取代了所有真实和意义，人们所经历的现实仅仅是对真实世界的模拟。这些“拟像”(simulacra)不仅仅是中介，也并非对真实的欺骗性

再现；它们既不建立于某种既有现实，也不试图隐藏现实，它们的存在仅仅是为了掩盖一个事实：在人们理解自身生活的方式中，真实性这一概念已经变得无关紧要（Kellner,1987）。鲍德里亚所指的拟像，是文化和媒体的意指和象征体系，它们建构了可感知的现实，即人们用来理解自身生活和共享世界的习得性认知。在可复制性进程的终点，真实不仅是可以被复制的，而且始终已经被复制：这就是鲍德里亚所说的“超真实”（Baudrillard,1993）。超真实(hyperreality)是比真实更真实的领域。人们生活在模拟的超真实世界中，图像、景观和符号的操弄取代了生产的概念。现实本身已经融入了模拟的超真实维度，以至于我们现在生活在对现实的审美幻觉之中。鲍德里亚(1993:21)认为，后现代语境下的“真实”是通过媒介“创造”出来的。广播、电视、报纸、电影和文学都变成了“超真实”。“超真实”指的是意象、符号以及通过模型建构出的没有根源或真实性的现实。在这个后现代世界中，人们逃离“真实的荒漠”，奔向狂喜的超真实新领域。

因此，这项研究旨在通过对奇幻作品中的阈限元素和空间隐喻进行深入分析，进一步探索其与鲍德里亚的“超真实”理论的关联。通过这种分析，我们将建构出一种符号化的现实，使鲍德里亚的理论框架能够更好地应用于理解奇幻文学的特点和意义。这种分析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奇幻作品的独特魅力和文化意义，也为鲍德里亚的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应用领域，丰富了其在当代文学和社会研究中的影响。

3 个性化的阈限空间建构

《鬼妈妈》的第一句便提到了起居室的那扇门：“卡罗琳是在搬进这栋房子后不久发现这扇门的”（Gaiman,2013:3）。这句话提醒读者，这扇门在叙事中具有重要意义，而正是通过这扇门，卡罗琳进入了属于她的阈限空间。关于她发现的门，其中十三扇可以开关。而另一扇大而雕刻精美的棕色木门，则在起居室远角的位置上，被锁住了。“……[卡罗琳的母亲]伸手从厨房门框顶部取下一串钥匙。她仔细挑选了其中最旧、最大、最黑、最生锈的那把钥匙……她用钥匙打开了门……门后什么也没有。打开后，是一堵砖墙”（Gaiman,2013:9）。卡罗琳对这扇门充满了强烈的好奇心，有一种命运感驱使她注定要通过这扇门找到她的世界。她的好奇心是自然的，完全契合托尔金在其文章《论童话故事》中提到的一句话：“锁住的门象征着永恒的诱惑”（Tolkien,2008:11）。卡罗琳的父母对这扇门完全不感兴趣，也似乎对卡罗琳本人漠不关心。当卡罗琳独自行动时，她再次试图打开那扇门。这一次，她没有看到砖墙，而是发现了一条漆黑的隧道。

这扇门后空荡荡的房间存在于现实世界之内，它是这栋公寓自几个世纪前建成以来历史的一部分。在房屋经历多次易主

后，人们筑起了一堵墙，并用一把黑钥匙将门锁住，无意间将一个邪恶的女巫也锁在了里面。当女孩偷偷穿过那扇门时，盖曼通过她的视角展现了一座奇妙的双面房屋：

“砖墙消失了，就好像它从未存在过一样。从敞开的门洞传来一股冷冷的、霉臭的气味：那味道像是某种非常古老且极为缓慢的东西……卡罗琳不安地沿着走廊走去。那里有种非常熟悉的感觉。脚下的地毯与她们公寓里的地毯一模一样。墙纸也完全相同，挂在走廊墙上的画也是家里挂着的那幅画。她知道自己身处何处：她在自己家里。她并没有离开。”（33）

当卡罗琳走到走廊尽头时，她发现了一个几乎与现实中的家一模一样的镜像空间，无论是地毯、墙纸，还是父母的样子，都与她原本的家无异。卡罗琳所处的阈限空间展现了许多传统的特点，尤其是那种与过渡状态密切相关的不安感。她被引导进入这个空间，而这个过程似乎具有某种目的性，迫使她面对并完成她的成长。作为一个儿童与成人共存的空间，家是一种伦理关系的有机体。房屋的内部空间通过门槛、通道、窗户、房间、屋顶、阁楼、地下室、楼梯等分割为不同区域。这些区域各具独特功能，从中心到边缘存在不同的权力运行机制。在通过仪式阶段时，“跨越门槛”意味着将自己与新世界联合起来。家庭空间的门槛也具有象征意义。阈限的存在划分了公共与私人、家庭与社区、自我与他人的区别，而跨越门槛对儿童来说是一种危险的选择。但卡罗琳选择了跨越阈限，开始了对“另一个家”的探索。她从未真正离开过这条通道。通道背后没有奇异世界，也没有面孔蓝白、尖牙利齿的鬼怪，但正是这日常的、不应存在的空间带来了诡异的恐怖感。另一个熟悉却又陌生的家试图暗示一种分裂感，以及对更深层潜意识探索。阈限空间是发现角色新身份的地方。卡罗琳不仅学会了自立并让他人注意到她，同时也明白了“我并不想要所有我想要的东西，没有人真的想要。要是我想要什么就能直接得到，那还有什么意思？”（143）。这些发现仅仅是从开一扇门并跨过去的简单动作中产生的。

在《鬼妈妈》中，卡罗琳通过那扇神秘的门进入了一个看似熟悉但又充满异样的空间。这个空间不是单一的，它是由现实与异世界的元素交织而成的，正如 Massey（2005：23）所描述的那样，它呈现出一种多重性。在卡罗琳走进那个镜像般的“家”时，她发现其中的一切——地毯、墙纸、甚至父母的样子——与现实世界中的家完全相同。然而，这种熟悉感同时伴随着一种深深的不安，空间的这种“多重性”并非是静止的，它包含着时间、记忆与文化的交织，正如卡罗琳所体验的，这个空间既是她家庭的一部分，也蕴藏着其他未被揭示的潜在意义。这个“另一个家”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它承载了卡罗琳成长过程中的探索和转变。空间本身并没有固定的意义，而是通过个体与它的互动不断变化和重塑(Massey,2005：23)。在

卡罗琳的探索中，这个空间既是她自我发现的场所，也是她面临考验的舞台。她通过跨越这道“门槛”，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领域，这个空间中的一切既熟悉又陌生，象征着她更加成熟的转变，以及她对自我身份的不断探索。此外，Massey还提到空间的“动态性”（2005），强调空间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不同个体的行动和文化背景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在《鬼妈妈》中，卡罗琳的行动——她穿越那扇门、探索这个镜像世界——为这个空间赋予了新的意义和价值。她不仅学会了独立，也在不断的发现中对自己产生了新的理解。她从对“另一个家”的好奇，到最终对其潜在危险和意义的理解，体现了Massey所说的空间的流动性和动态性。这个空间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场所，而是随着卡罗琳的成长和认知不断转变，成为她自我发现和身份认同的载体。

总的来说，《鬼妈妈》中的阈限空间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过渡区域，更是一个充满多重文化、历史和情感交织的场所，通过Massey的空间理论，我们能够看到这一空间背后更深层次的复杂性，它不仅是卡罗琳成长的背景，更是她自我发现与身份认同的关键所在。

4 阈限人物的冒险与追寻

阈限人物的基本特征是模糊性（介于两者之间）与“虚无”（一无所有）。也就是说，处于阈限阶段的主人公在正式意义上是“隐形的”，尽管他们在物理上是可见的；他们既不被归类也不可分类。这种身份替代关系反映了盖曼作品中隐喻性的文学内涵，即精神过渡引发的多重自我间的一致性与对抗性的混合。

在《鬼妈妈》中，最有说服力的阈限人物例子是鬼魂孩子。当另一个母亲将卡罗琳惩罚性地推入黑暗通道镜子后的空间时，卡罗琳遇到了“三个形状，每一个都像白天天空中的月亮那样微弱和苍白”（Gaiman, 2013:99），他们是另一个母亲之前困住的孩子们的灵魂。作为阈限人物的鬼魂孩子，他们是虚无的具象化。他们与虚无的关联在《鬼妈妈》中屡次被提及，盖曼强调鬼魂孩子“不过是余影”（101），并表示“我们[鬼魂孩子]已经没有任何东西留下了”（103）。有趣的是，这种虚无的主题与特纳的观点相呼应，他认为阈限实体“什么都没有。他们没有地位……没有亲属关系的位置，没有任何能从结构上标示他们的东西”（Turner, 1967:98）。因此，试图对这些没有结构、没有状态的实体进行固定化是不可能的，它们与曾经的孩子身份的相似性仅限于它们被描述为“孩子的形状”（Gaiman, 2013:99）。

另一个母亲的角色也十分复杂。卡罗琳害怕被缝上黑色纽扣眼睛，但对另一个母亲给予的及时回应的关爱却感到满足。门后面的世界就像一场梦，是卡罗琳压抑愿望的扭曲实现。以

另一个母亲为中心，卡罗琳获得了足够的关注，这是对她现实中父母和邻居的替代。在这里，一切都更加完美。当另一个母亲要求卡罗琳缝上纽扣眼睛时，小女孩意识到，无条件的爱是以牺牲自我个性和成长为代价的，她将被困在另一个母亲的“网”中，最终被吞噬。另一个母亲的形象投射了卡罗琳童年时希望从父母那里得到的爱和无法言说的可怕诱惑。卡罗琳产生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因为她的自我认同并未被复制。“有没有另一个卡罗琳？没有，她确定，没有。只有她自己”（82）。

在绝望的情况下，卡罗琳遇到了亲密的伙伴。三个鬼魂孩子被纽扣母亲囚禁，他们的生命早已逝去，永远无法逃脱。他们苍白而脆弱，讲述自己的死亡故事，为卡罗琳抵抗另一个母亲的计划提供了勇气和重要的方向。卡罗琳与他们建立了在现实世界中从未有过的亲密关系，从而消解了两个世界的怪异相似性所带来的不适与恐惧，墙后公寓的恐怖与神秘最终被伙伴间的情谊所化解。正是通过与他人的交流以及主体间平等的对话，卡罗琳和鬼魂孩子们得以建立完整的自我认同。

在《鬼妈妈》中，卡罗琳与鬼魂孩子们的互动不仅仅是情感上的联系，更是对空间关系的深刻重塑。根据Doreen Massey的空间理论，空间并非一个静态的物理背景，而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关系不断塑造的。在“另一个世界”中，卡罗琳与鬼魂孩子们之间的互动实际上是一种对空间意义的共同构建。鬼魂孩子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空间定义的一种挑战。他们虽然是“已逝的”灵魂，但依然以某种形式存在于这个空间中，与卡罗琳建立了深刻的情感纽带。这种互动突破了空间的传统界限，重新定义了卡罗琳的自我。在这个空间中，卡罗琳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个体，而是通过与鬼魂孩子们的交流与合作，主动地参与到空间的构建和意义的赋予中。通过这种互动，她逐步发现，空间并非一个单一的实体，而是一个在不断互动中变化、重塑的多维结构。

另一方面，《鬼妈妈》中的“另一个母亲”是空间中控制和权力的象征。她通过对空间的掌控来改变卡罗琳的认知，并试图限制她的自由。另一个母亲在“另一个世界”中设下了“家”的诱惑，提供了看似无条件的爱和关注，但这种爱实际上是建立在剥夺自我认同的基础上。她希望卡罗琳完全屈服于她的控制，剥夺她的个性和自由，这正是对卡罗琳身份和空间控制的一种压迫。然而，卡罗琳并未完全屈服。正如Massey所提到的，空间中的权力关系是复杂交织的，空间本身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充满了社会力量 and 互动。在卡罗琳与鬼魂孩子们的交流中，她逐渐恢复了自己的自由。鬼魂孩子们作为阈限人物，他们也在这个空间中并没有明确的身份或位置，他们的存在正是对另一个母亲强制塑造空间意义的反抗。通过与鬼魂孩子们建立联系，卡罗琳不仅理解了“另一个世界”的真正性质，也意识到自己能够突破这个世界的限制，重新塑造自我认同。

通过 Doreen Massey 的空间理论，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鬼妈妈》中的空间流动性、阈限人物的身份构建，以及这些人物在两个世界之间不断重塑自我认同的过程。Massey 的理论帮助我们看到了空间不仅仅是物理的，它还承载着文化、历史和权力的互动，是动态和多重的。

5 超真实世界的建构

在《鬼妈妈》中，卡罗琳通过那扇门进入了一个“镜像世界”，这个世界在表面上是她熟悉的家，却又有着某种奇异的变化。根据鲍德里亚的拟像理论，这个“另一个家”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复制品，它是一个符号化的空间。这个空间的真实感和虚假感是交织在一起的，卡罗琳既认同它的熟悉性，又感到深刻的不安。她的家是被符号化的，并非完全真实存在的世界，而是被“另一个母亲”的控制和重新建构的世界。这正是鲍德里亚所说的超真实，空间不再是实际存在的，而是通过文化和符号的运作被再现出来。鲍德里亚认为，模拟和符号的产生会模糊现实和虚拟的界限。在《鬼妈妈》中，“另一个家”就是通过模拟的方式来反映卡罗琳的内心世界，最终成为一个“更真实”的存在，甚至比现实更具诱惑力。这种空间的构建打破了现实的界限，使卡罗琳无法明确区分什么是真实的家，什么是虚拟的家。

“另一个母亲”作为卡罗琳在这个超现实世界中的关键人物，她的母爱并不完全是对原生母亲的反转，而是一种超真实的“母爱”形式。鲍德里亚认为，在超真实世界中，模拟和拟像可以制造出比现实更加真实的效果。在这个意义上，“另一个母亲”的爱不单纯是对原母爱的一种扭曲，它反而是通过特定的符号化的方式，制造出一种比现实母爱更加具吸引力的情感结构。在“另一个家”中，母亲的爱成为一种过度理想化和虚拟化的符号，充满了诱惑性，甚至在卡罗琳看来，它似乎比现实母亲的爱不更具完美性。然而，这种母爱并不是简单的空洞或虚伪，而是一种超越现实的、经过精心设计的符号。它对卡罗琳来说是一个情感的陷阱，让她在无法清晰判断其真实与虚假性时，产生了更深的依赖。鲍德里亚的超真实理论并不将这种符号化的母爱视为假象，而是认为它是一种对“真实”母爱的超越。它并非以取代原母爱为目的，而是通过符号和虚拟构建，制造出了一种更加具象征性和吸引力的情感体验，这种体验让卡罗琳陷入对“另一个母亲”的依赖，无法区分情感的真实与虚拟。

由此可见，鲍德里亚的超真实理论为我们揭示了《鬼妈妈》中空间和人物构建的深层机制。现实与虚拟的界限在符号化的过程中被彻底模糊，而正是在这种模糊性中，卡罗琳完成了她的成长与自我认同的建立。

6 总结

本文通过整合阈限理论、空间理论与超真实理论三个理论框架，对《鬼妈妈》进行了多维度的深入解读，揭示了这部作品在人物塑造、空间建构与现实虚构交织方面的独特艺术价值。

从阈限理论的视角来看，《鬼妈妈》中的门、通道以及两个世界之间的边界空间构成了典型的阈限场域。卡罗琳作为阈限人物，在穿越这扇门的过程中经历了从童年到成熟的过渡仪式。她既不完全属于现实世界，也未被异世界完全吞噬，而是处于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模糊状态。鬼魂孩子作为“虚无”的具象化，进一步强化了阈限空间的特质，他们既存在又不存在，既是个体又无身份。这种阈限性为卡罗琳的自我发现和身份建构提供了必要的转化空间。从空间理论的角度分析，Doreen Massey 所强调的空间多重性与动态性在《鬼妈妈》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另一个家”并非简单的物理复制，而是一个由记忆、情感、权力关系和文化符号交织而成的多维空间。这个空间不是静止的背景，而是随着卡罗琳的探索、与鬼魂孩子的互动以及对“另一个母亲”的反抗而不断被重新定义和塑造。空间在此成为了主体间性建构的场域，卡罗琳通过与他者的对话和空间的重新占有，逐步完成了自我认同的建立。空间的流动性和关系性使得《鬼妈妈》超越了传统奇幻文学中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呈现出更为复杂和立体的叙事结构。从超真实理论的维度观察，鲍德里亚的拟像与超真实概念为理解《鬼妈妈》提供了关键的诠释框架。“另一个家”不是现实的镜像或复制品，而是一个超越现实的符号化空间，它比真实更加真实，比完美更加完美。“另一个母亲”所提供的并非虚假的母爱，而是一种经过符号化处理、超越现实母爱的情感结构，它具有更强的诱惑力和吸引力，正因如此才对卡罗琳构成了真正的威胁。这种超真实性模糊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使得卡罗琳以及读者，无法简单地通过辨别真假来做出选择，而必须在更深层次上思考何为真实的自我、真实的情感和真实的归属。三者的结合使我们能够看到，《鬼妈妈》中卡罗琳的成长不仅仅是个体心理的发展，更是在复杂的空间关系和符号系统中，通过不断质疑、探索和反抗，最终建立起完整自我认同的过程。

《鬼妈妈》不仅体现了当代奇幻文学的过渡性和流动性特征，还深刻揭示了现代人在面对日益模糊的真实与虚拟界限时的生存困境与成长可能。作品中的异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交织，卡罗琳在两个世界间的穿梭与抉择，以及她最终对自我完整性的追寻，都使《鬼妈妈》成为一部典型的超真实文本，为奇幻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解读深度，也为理解儿童文学在探索人类心灵深处复杂情感与认知边界方面的独特价值提供了重要的文本范例。

参考文献:

- [1] Coats, Karen. 2008. Between horror, humour and hope: Neil Gaiman and the psychic work of the gothic. *The Gothic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Haunting the Borders*, pp. 77-92. New York: Routledge.
- [2] Gaiman, Neil. 2013. *Coraline*. London: Bloomsbury.
- [3] Gooding, Richard. 2008. Something very old and very slow: Coraline, uncanniness, and narrative form. *Children's Literature Association Quarterly* 33(4): 390-407.
- [4] Kellner, Douglas. 1987. Baudrillard, Semiurgy, and Death.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4 (1): 125 - 146.
- [5] Massey, Doreen. 2005. *For Spac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 [6] Massey, Doreen. 1994. *Space, Place and Gender*.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7] Nur Syafiqah Aqilah Ahmad Sabri. 2019. Mother-child attachment: exploring Freudian denial and aggression in Neil Gaiman's Coraline.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6: 45-56.
- [8] Prasanna Grace A. 2018. Study of Neil Gaiman's Coraline as a novel that caters to a dual audience (child and adult). *Galaxy: International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Journal* 7: 33-41.
- [9] Rudd, David. 2008. An eye for an I: Neil Gaiman's Coraline and questions of identity.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Education* 39 (3): 159-168.
- [10] Sandor Klapcsik. 2009. The Double-edged Nature of Neil Gaiman's Ironic Perspectives and Liminal Fantasies. *Journal of the Fantastic in the Arts*. 20 (2): 193-209.
- [11] Tolkien, J. R. R. 2008. *On Fairy Stories*, eds. Verlyn Flieger and Douglas A. Anderson.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 [12] Torres-Fernández, J. J. 2021. The story of Coraline(s): a gothic coming of age. *REDEN* 3: 20-40.
- [13] Tuğçe Alkiş. 2021. Deciphering the self and the world through fantasy in Neil Gaiman's Coraline. *Romanica Silesiana* 1 (19):116-128.
- [14] Turner, V.W., 1967. *The Forest of Symbols, Aspects of Ndembu Ritual*.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5] Turner, V.W., 1969. *The Ritual Process: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6] Turner, V.W., 1974. *Dramas, Fields, and Metaphors: Symbolic Action in Human Society*.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7] Van Gennep, A., 1960. *The Rites of Passage*.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18] Zvonimir Prtenjača. 2019. Where am I in this M ST: decoding the heroic identity and maturity of Neil Gaiman's Coraline. *KICK* 1:47-54.